

传说中的“铁齿铜牙”晚年写出“踢馆”蒲松龄之作 纪晓岚的“大清故事会”专怼“聊斋”？

□关禾

狐妖都是风华绝代美女 纪晓岚：精怪与人无异

文人纪晓岚写的小说，自然也有不少借角色之口阐发的精妙道理，比如下面这些：

“见他人之妇，则猥亵百端；见是己妇，则悲恨如是。尔读圣贤书，一怒字尚不能解，何以挂名桂籍耶？”（看见别人的妻子，就百般调戏；见到自己的妻子，就这样愤恨。你是读圣贤之书的人，一个“怒”字尚且未弄明白，凭什么考中举人的？）

“近人诗，浮响日增，故先生救之以刻露。势本相因，理无偏胜。”（近代人的诗越来越浮华，所以先生用深刻显豁的诗风加以补救，这种发展的趋势应该相互借鉴，没有胜负之理。）

“时方饥疫，百姓颇有死亡。汝为乡宦，不思早倡义举，施粥舍药。乃虚谈高论，在此讲民胞物与，不知讲至天明，还可作饭餐，可作药服否？”（眼下争闹饥荒瘟疫，百姓惨死。乡官却不想着早点倡导义行，施舍粥药，却在这里讲什么道学，不知道这样讲到天亮，是能拿来当饭吃还是作药服？）

说出这些道理的，不是什么饱读诗书的士人，而是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的狐精、树妖、鬼魅。他们与人类没有什么区别，也可以吟诗作对，畅谈哲理，甚至对人类世界的荒淫腐败现象输出一番“深度辣评”。

在《聊斋志异》的世界观中，狐鬼往往都能幻化为面目可爱、活色生香的女子，而且都颇具人情味，和蔼可亲。她们作为聊斋的主角，展现出亦狐亦人的一面，《婴宁》《青凤》《莲香》《小翠》《凤仙》等直接以狐女名字命名的篇目，更是详细描写了狐精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体特征。这些狐女不用遵循人间的礼法教条，却集真、善、美于一身，使读者如沐春风，丝毫没有令人敬畏乃至惊悚的感觉。

纪晓岚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在他的笔下，狐鬼虽然也都正直善良，但他们对于人而言，非恋人也非朋友，而是一位超自然的“道德监察员”，大多是一副正义言辞、威严龙钟之态。纲常伦理、道德规范不但约束人，也制约了鬼怪妖精。

纪晓岚写狐鬼也不是整天在荒野山林中吃喝享乐的，他们也得学习，不学上进的小狐狸还得和人类一样挨家长教训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就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说一个私塾夫子夜间经过一座古墓，听到了鞭子抽打的声音，还听到斥责：“你不读书不识字，就不能明白道理，将来什么事做不出来呢？等到你触犯天条，再后悔就来不及了！”夫子大感疑惑，这夜深人静的，谁家还在教育子弟？仔细一听，才发现声音出自于狐狸洞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家长教育子女的说辞，不但不分古今，还流通在整个动物界啊！

蒲松龄笔下塑造了许多报恩的狐精形象，《小翠》里无意中保

护了一只狐避过雷霆之劫的王太常，以无心之德得到了狐女小翠的有心之报；《小梅》篇里王慕贞曾帮狐狸从死囚里救出儿子，狐女小梅为其延续血脉……对于这些套路，纪晓岚就拿自己叔父家的佣人做主角，写了个故事告诉大家：狐狸不但会报恩，人们行不义之事的时候，小心狐仙也会站出来主持正义。

故事写到，佣人陈忠负责帮当铺采购蔬菜，从中捞取了不少油水，他的同事就让陈忠取点钱出来请客吃饭，陈忠死不承认自己赚了外快。第二天，陈忠发现钱箱莫名其妙少了很多，只剩九百钱了，而锁却丝毫没有破坏的迹象。这时，一只住在他楼上的狐仙开口承认了：“钱是我拿的，箱中那九百钱是你应得的工钱，我没敢拿，其余的钱都是你每天采购私吞的，本就不属于你。今天又是端午节，我已经帮你跑腿买了很多粽子、酒肉、鸡鱼、瓜果，都放在楼下那间空房子里。你赶快拿去分给你的同伴们吃吧，天气这么热，当心食物变质！”陈忠打开空屋一看，果然摆放着大量的食物，他一个人吃不完，没办法只能分给大家了。这狐仙的做法真是大快人心，就连纪晓岚最后也点评道：“此狐可谓恶作剧，然亦颇快人意也。”

纪晓岚笔下的狐精大多知书达礼，而且擅长琴棋书画，有些狐精的知识储备甚至高于以读书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文人，堪当人类的“老师”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狐精，就经常在夜色中弹琴下棋，或者在亭台楼阁之上与人吟诗作对。笔记还写了一个狐仙批评读书人“上班摸鱼”的故事：有两个私塾老师，一天雨后散步到土地祠，蹲在石阶上侃大山，一时半会儿都不回去上班。祠前平整的土地突然隆起了字迹，上面写道：“不趁凉爽，自课生徒；溷人书馆，不亦愧乎？”（天气这么凉爽舒适，你们俩吃饱撑着没事干，不去

▶纪晓岚



教徒授馆，在人家的书馆学堂前胡扯什么！就不觉得惭愧吗？）两人这才明白，原来这祠堂是狐仙的学馆，而狐仙写的正巧是一首四言押韵格律诗，这种骂人也要押韵成文的狐仙，学问本领不知道甩了他们这私塾老师多大一截，两人讪讪离去。

而且狐精大多与世人和睦相处，互不干扰，在危急之时还能出手相助。有一个叫刘子明的农户，狐仙住在他家仓库中数十年，从来没骚扰过人类，只有每年年末时，刘子明要献给狐仙五钱酒、几只鸡而已。有时小偷上门，狐仙还去敲刘子明的卧室门，让主人家知晓防范。更有一只住在书楼上的狐狸，经常替主人整理卷轴、除虫鼠，主人请客聚会的时候还会邀请狐狸参加，狐狸能说会道，非常讨人喜欢。

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，狐妖精怪的性别都被弱化了，没有具体的姓名，读者也不知其面貌，他们不是什么花容月貌的女妖，而化身成纪晓岚笔下惩恶劝善、宣扬封建正统思想的发言人。纪晓岚带着趣味和温情讲述怪异故事，因为为每则小说都有看似真实的来源，不是朋友讲述就是纪晓岚亲身经历，这些粗陈梗概的志怪故事，也变成了私人化的追忆和记录。

落魄书生与美艳妖精恋爱？ 纪晓岚：纯粹白日做梦

《聊斋志异》里最广为流传的篇目，当数人与狐女、鬼女、花妖相爱的故事，比如《婴宁》《白秋练》《聂小倩》，成为后世进行影视化再创作的热门选题。这些故事的女主角都是有着超人禀赋的女子，她们摆脱了封建社会赋予女性的礼教闺训束缚，同时又美丽聪明，情意绵绵，时而有小女子之娇态，时而又展现出追求自由爱情的忠贞坚毅，堪称“完美女主角”。

不同于聊斋式爱情中女主角各有各的美法，有狐妖、鲛鱼精、烈鬼等多种身份加持，聊斋男主角的人设似乎都很统一，那就是绝有才华，精于工笔但又怀才不遇的书生。落魄的狂生骚士最能得到美艳少女的青睐，聊斋里随处可见狐仙和女鬼来与书生厮混，要么助其享天伦，要么助其捐福禄，例如《红玉》中的狐仙便因半载贪欢帮了冯生一世，《夜叉国》里母夜叉更是成就了徐生福祚一生的富贵荣华。

这种“杰克苏”的故事设定和作者蒲松龄本人的经历脱不了干系。蒲松龄富于才华，但自十九岁应童子试得意考场之后，数十年间屡试不第，他高自期许但无人赏识，一种痛感知音难得的情怀已深切到铭心刻骨的程度，因此《聊斋志异》可以说是他借以咏怀的作品。

纪晓岚的经历与蒲松龄大相径庭，他是乾隆进士，台阁重臣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，自然就瞧不上聊斋里书生借与狐鬼缠绵而改变命运的套路。纪晓岚一向不信与白日梦相关的灵异之事，并且他本人在小说创作中也竭力反对人为地制造偶然和巧合，因为小说的真实性和必然性相连，作者老是给男主角赋予“金手指”和“主角光环”，是不合情理的。

《聊斋志异》里有《青凤》一文，说的是书生误入狐狸宴席，一见狐妖青凤就念念不忘，几经曲折终于得到佳人常伴。《青凤》的姊妹篇《狐梦》则说，一个名叫毕怡庵的书生读了《青凤》之后，对人狐恋心向往之，尽管这书生才貌平平，却美梦成真，真的与狐女谈起了浪漫的恋爱。

为了反聊斋的艳遇套路，纪晓岚直接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拿毕怡庵一类的书生做文章。

某少年跟随塾师在山寺读书，听闻寺内有狐魅出没，想到书

里的狐女都美艳绝人，天天晚上都跑出去溜达，就等着艳遇。一天，少年还真看见一个女子向他招手，兴高采烈地跟着进了房间，他迫不及待上床揭被，却发现床上之人竟然是自己的塾师，因此被扫地出门。

纪晓岚也并未全然否认人与狐鬼相遇的可能，在笔记中，他记载了不少人遇见真狐鬼的故事，只是这些故事和聊斋里的艳遇就不是一码事了。聊斋式套路中的书生遇见狐鬼，是令人艳羡的爱情奇遇的开始，而纪晓岚一再告诫人们，男子心心念念的艳遇也可能是另一番情况。

东昌有个书生特别喜欢《聊斋志异》中青凤、水仙的故事，对其中情节倒背如流。某天夜行，书生看见狐魅幻化的马车，期待有所邂逅，就磨磨蹭蹭不想赶路了。没多久，车马果然停驻相邀，车内女子貌若神仙，书生大喜过望，心动不已，以为艳遇来临。写到这里，纪晓岚笔锋一转：谁料新郎另有其人，是个功名成就的侯相，书生失望归家，怨恨不已。

这种欧·亨利式的结尾，纪晓岚屡试不爽。有个游士在扬州纳了个小妾，这小妾不但外貌出众，还擅长文墨。一日，她突然不告而别，只留下一封书信，称自己本是狐女，因缘分与游士相伴半年，如今缘分尽了，不得不忍痛离开。字里行间满是恋恋难舍、凄惨伤别之情。故事至此，和《聊斋志异》里的情节走向多多少少有几分相似，接下来就等男女主角破镜重圆了。可是，纪晓岚又写，那自称狐女的爱妾，居然被发现正和新欢在一起。这令众人唏嘘感慨的传奇真相，原来是女子变心，假扮成狐女脱身罢了。

纪晓岚甚至直接借狐鬼之口来痛骂那些白日做梦的书生。

有鬼指着书生的脸骂：“一百余年，心如古井，一旦乃为荡子所动乎？（一百多年来我都不曾动情，还能突然为了一个浪荡书生动心不成？）”有狐狸向脑补艳遇的书生扔瓦片骂道：“实无冶荡蛊惑事。汝奈何污我？（我从未做什么放荡迷惑人的事，你凭什么污辱我？）”纪晓岚表示：狐鬼也讲究洁身自好，以纵欲为耻。

甚至还有狐精教书生考功名的故事。一开始书生以为她是聊斋里那种看自己的才华来交好的，结果被狐精讽刺了一顿：你复读这么多次，有什么才华？书生自视清高说，那些考上的不是走后门就是运气好，才华都不如自己。狐精说：“走后门的比你有后台，运气好的也有他的实力，你怎么不看看自己还剩下什么可取之处？”书生无言以对。此后，狐精夜夜来教他读书写文章，而他一旦调戏狐精，就会被厉色呵斥，最后书生一举成名。

在纪晓岚的构思之下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成为一本结合了作者个人视角和他人志怪来讲述杂事、逸闻、琐语的民间风物志。笔记秉持着反聊斋套路的小说理念，最大化地容纳了雅与俗、个人与时代、家族与地方等内容，也彰显出清代文言志怪小说双峰对峙的创作风貌。

据“国家人文历史”公众号